

羅月霞 主編

宋濂全集

第三冊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芝園後集卷第一

徐教授文集序

曹丕有言，文章者，不朽之盛事。其故何哉？夫山之巍然，有時而崩也；川之泓然，有時而竭也；金與石至固且堅，亦有時而銷泐也。文辭所寄，不越乎竹素之間，而謂其能不朽者，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。文者道之所寓也。道無形也，其能致不朽也宜哉！

是故天地未判，道在天地；天地既分，道在聖賢；聖賢之歿，道在六經。凡存心養性之理，窮神知化之方，天人應感之機，治忽存亡之候，莫不畢書之。皇極賴之以建，彝倫賴之以叙，人心賴之以正，此豈細故也哉？後之立言者，必期無背於經，始可以言文。不然，不足以與此也。是故揚沙走石，飄忽奔放者，非文也；牛鬼蛇神，詭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，非文也；桑間濮上，危絃促管，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，非文也；情緣憤怒，辭專譏訕，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，非文也；縱橫捭闔，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，非文也；枯瘠苦澁，棘喉滯吻，讀之不復可句者，非文也；瘦辭隱語，雜以談諧者，非文也；事類失倫，序例弗謹，黃鐘與瓦釜並陳，春穠與秋枯並出，雜亂無章，刺眯人目者，非文也；臭腐塌茸，厭厭不振，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，非文也。如斯之類，不能遍舉也。必也旋轉如乾坤，輝映如日月，闔闢如陰陽，變化

如風霆，妙用同乎鬼神，大之用天下國家，小而為天下國家用，始可以言文。不然，不足以與此也。故所貴乎文者，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，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，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，其能致不朽也宜哉！不也惡足以知之？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，學無所遺，辭無所假，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，安知其文哉！

傳有之：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此則文之至者也。文之至者，文外無道，道外無文。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，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。道積於厥躬，文不期工而自工。不務明道，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，雖至老死，無片言可以近道也。夫自孟氏既沒，世不復有文。賈長沙、董江都、太史遷得其皮膚，韓吏部、歐陽少師得其骨骼，舂陵、河南、橫渠、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。觀五夫子之所著，妙斡造化而弗違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斯文也，非宋之文也，唐虞三代之文也，非唐虞三代之文也，六經之文也。文至於六經，至矣盡矣，其始無愧於文矣乎！世之立言者，奈何背而去之？

吾友天台徐君大章，賦資絕倫，自少學文，即期以載道，非六經所存，不復輕置念慮於其間，含積既久，燁然以文名江南。洪武中嘗召入史館，與修《大明日曆》，遂出教授武林，日以橫經講道為事，遠近生徒，莫不趨之，猶水之赴壑。當修《日曆》時，予適為之總裁，每與大章論文，竊嘆今之作者，何其與古異也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。去歲過武林，復觀其文集若干卷，今山居多暇，因徇大章門人之請，漫為序其篇端。嗚呼！世有豪傑之士，知文與道非二致者，必以余說為不謬。苟非其人，則以好高尚誇亢之矣，

予一聽焉，無事乎辨也。

柳庵偈

本然淨上士，吳興人也。問道於淨慈同庵禪師，已而充侍司，陞主藏經之室。結廬苕溪上，環植垂柳，遂扁曰柳庵，因以自號黃鶴仙人，為繪成圖。予謁同庵南屏山中，本然乃來徵予說偈，偈曰：

柳乃植物類，既已強名柳。庵與柳異趣，曷以柳名庵？庵柳不相涉，況復號諸人。若使會于一，適越而首燕。雖欲強相從，畢竟無合日。咄茲繪事假，非柳亦非庵。庵中亦非人，無一是真實。咸因觚翰力，幻出諸影像。盲者來捫摸，但見紙成軸。絕類梵志家，夢中而說夢。重重皆虛妄，誰為能覺者。衆生強分別，見異不見同。世間諸品類，隨念各現前。諸佛善圓融，見同不見異。萬彙方芸芸，含攝盡歸一。非指可喻指，非馬可喻馬。難以目之覩，乃成心所障。有人斯有庵，有庵斯有柳。三者無二相，物我齊冥故。上士志心聽，我說柳庵偈。白石雖點頭，未嘗談一字。

松風閣記

夫風者，天地之噫氣，然則生生者誰哉？生之者靜之體，而應之者動之用也。當其萬竅怒號，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，咸物之自取也。庭宇之松，蒼髯奮傑於晨露夕月之中，遇鮮飈過之，泠泠然如鸞鳳之鳴，如琴瑟之音，昔者陶隱居恒樂之，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，或取以名其室焉。

方外恬師靜庵，來徵所謂松風閣記，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？始風之未生也，斂神功於寂默之中，昏昏冥冥，萬象雖具，不見其跡，天機一動，隨品物以流形。大海遇之，重波複浪，一瀉萬里；千山逢之，鱗甲掀動，笙鏞間作，經蒼荀之林，則鬱烈酣潤，清芬之氣，襲人；入鮑魚之肆，則腥穢逆鼻，觸之而噦嘔。如此者不可以一二數。苟獨指松而為言，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。然其變者，豈皆有繫於風之動哉？先覺有云，風性本靜，以緣起故動。儻其性本動，則寧有靜時？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。且以吾心言之，大用繁興之時，怒氣熾然，如霆奔火烈；喜色熙然，如霧廓霞舒；興哀則千人膏涕；鼓勇則萬夫莫敵，皆此一心之變也。然心果有變乎？心無變，其所變者緣爾，故當本體澄湛之際，無物不有，而無一物之留。以近取譬，所謂生之者靜之體，而應之者動之用，豈非然歟！

予家浦陽大山中，青松羅桓舍之北，南，明月之夜，白露初零，默然出坐庭際，松聲到耳，乍大乍小，或亟或徐，中心頗樂之，方知隱居酷愛之者，良有以也。自松聲而推之，世間之聲萬變不齊，雖不可勝窮，其道亦不外是矣！嘗一滴之醖，而知滄海之性；窺寸隙之光，而見日輪之體，又何以紛紜為哉！恬師學佛之流，故予極其變而告之。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，不變者何？前所謂心者是也。心無體段，無方所，無古今，無起滅。三世諸佛，不見其有餘，河沙凡夫，不見其不足，恬師能索之於此焉，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妙之法，隱居惡足以語此哉？

閣在越之耶溪上，季衡若公之所建者。因得徑山範公所書「松風」二大字，遂揭以為名。予謂徑山古之名德，其字不可褻玩，宜別求善書者易之，既告之故，復為記其事如右。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

為文，其妙無以加矣，予何言哉！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氣」，原脫，韓、傅本同，據嚴本補。

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

禪師諱延壽，字冲玄，餘杭王氏子也。得法於天台韶國師，大弘法眼正宗，華夷尊慕，座下弟子至二千人。淨慈禪寺藏其遺像，雖多歷年所，儼若生存。會濂過錢塘，其住持同庵簡公以像求贊，濂因造之，而請同庵繕書其上。贊曰：

我聞智覺大道師，進修精明無與等。誦經羣羊來跪聽，習定鳥巢衣禪中。一旦撥開光明藏，際天蟠地悉開朗。如揭日月照羣迷，無有墮埴索塗者。諸法盡從緣生滅，此實佛語非我語。人知生滅總由緣，庶幾不為識神惑。因病發藥此為最，何翅藥王奪命丹。四性寂然本不生，三知廣喻益親切。有如慈母於赤子，煦嫗護持不少忘。性相三宗互矛盾，有礙如來正法輪。更相質難辨異同，折以一心歸覺路。譬猶欲適長安者，道塗紛紜走車馬。或南或北或西東，及其至處見不別。呼為宗鏡名實稱，萬別千差咸照了。道高非特被真丹，海外之邦尤企豔。金絲伽黎及澡瓶，遣使來施不復吝。我與導師有宿因，般若光中無去來。今觀遺像重作禮，忽悟三世了如幻。靈山一會猶儼然，願證如如大圓智。

魚藍觀音像贊

予按《觀音感應傳》：唐元和十二年，陝右金沙灘上，有美豔女子，挈籃粥魚，人競欲室之。女曰：「妾能授經，一夕能誦《普門品》者事焉。」黎明，能者二十。女辭曰：「一身豈堪配衆夫邪？請易《金剛經》，如前期。」能者復居其半。女又辭請易《法華經》，期以三日，唯馬氏子能。女令具禮成昏，入門，女即死，死即糜爛立盡，遽瘞之。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啟藏觀之，唯黃金鎖子骨存焉。僧曰：「此觀音示現以化汝耳。」言訖飛空而去。自是陝西多誦經者。烏傷劉某，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幀，月旦十五日展而謁焉，請予序其事，序以繫之。贊曰：

惟我大士，慈憫衆生。耽着五欲，不求解脫。乃化女子，端嚴姝麗。因其所慕，導人善門。一刹那間，遽爾變壞。昔如紅蓮，芳豔襲人。今則臭腐，蟲蛆流蝕。世間諸色，本屬空假。衆生愚癡，謂假為真。類蛾赴燈，飛逐弗已。不至隕命，何有止息。當知實相，圓同太虛。無媿無妍，誰能破壞。大士之靈，如月在天。不分淨穢，普皆照了。凡皈依者，得大饒益。願即同歸，薩婆若海。

蘿山遷居志

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溪。其地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，溪之東，即入義烏境。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，授經浦江義門鄭氏。久之，以其家九葉同居，乃願卜鄰焉。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，

其地直縣東三十里，有山曰青蘿。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，於山趾建寢室三楹間，繚以周垣，前敞小門。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，携家自金華來遷，揭其扁曰潛溪，示不忘本也。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，再構前軒，如寢室之數，東西榮之屬，以次告完，扁軒曰青蘿山房，因舊山而志新築也。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，國兵取浦江，遂避入諸暨，兵雖定，浦江當戎馬之衝，不可居。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，還潛溪故廬。越九載始重葺治，於是復來遷，時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。

惟古人最重遷。以墳墓在斯，親戚在斯，不敢輕於棄去，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已。今予豈有他哉？特欲薰漸孝義之風，以勗我後人爾！然蘿山之望潛溪，朝發而夕至，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。宗屬之胥會，先塋之展省，固未嘗廢，其與弗遷者初何異哉？余既來遷，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券，所居左右曰宋公園。園與予姓同，亦似不偶然者，豈其數或前定歟？予子孫居於此者，毋析爨，毋為不義，毋侵蝕比鄰，日衣被乎詩書，耕則為良農，學則為良儒，庶幾不負予之志也。

題宋儒遺墨後

鄉先生宗正丞朱公冠之，嘗以厲志自號。袁正肅公廣微，為作大字書，且造銘辭一通。先生之志，剛大堅勁，袁公之銘，雄渾剴切，皆學者所當則倣，裝褫成卷，以示諸人，理宜然也。

卷後附以童仲光詩。仲光名必大，嘉定丁丑進士，官至知英德府，晚自號為盤隱。詩序之舉裕齋，即馬華父，東巖主人，即虞從道也。次附袁公答書，正先生令縉雲日所遺。先是先生平反董氏冤獄，袁

公器其材，遂力舉其為縣，書稱毅齋，即先生之師徐文清公崇父也。次附丞相葉西澗鎮之書，先生改官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時所遣。西澗試上舍時，東巖拔為兩優，釋褐第一，先生為東巖密友，故因緣締交，此蓋賀生辰回劄也。次附太中大夫王某書，名將磨滅不可辨，不知為誰？書中云，望門牆數舍，又稱契弟，必先生鄉里人。竊意義烏王氏，宋季無為太中大夫者。太中大夫雖從四品，號為侍從官，極不易致，豈或旁縣之人邪？次附馬莊敏公華父書，書謂蒙齋老師者，即袁也。袁公之歿，痛悼驚呼甚切，則先生為國愛賢之誠可知矣。

惟是諸君子，皆一時行義之士，顧瞻遺墨，儼若接乎容聲之間，景行行止之心，人孰無之？為之掩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。楚相府長史朱君伯清，索題甚急，即欲據筵疏之，其中多有可言者，惜乎匆遽不能致詳也。

浦陽栖靜精舍記

浦江縣東十五里，其地曰花山，地勢夷曠，宜學佛者居之。元至正己亥，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卓錫于茲，晝夜以禪寂為務。庚子，建演法堂成；辛丑，佛閣成；壬寅，大佛寶殿成；三門兩序，庖庫像設，以次咸具，皆二公之締構，而諸徒智觀、如玠、處仁、行滿，竭力佐佑^(一)，始克告完。於是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，用給薪米之費，定為成規，使甲乙相傳，戒勿血食醪飲，違佛大禁。鷄鳴而起，日入而息，炳香梵唄，以祝釐報上，不敢怠違，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舍云。

初，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，昌公實往咨叩。禪師憫其求道懇切，示以禪要，昌公遵行甚力，逮夫功至心空，一旦無疾辭衆而說偈云：「生本非生，滅亦無滅。撒手便行，虛空片月。」說已，端坐而逝，時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。昌公既順寂，聽公繼之，弗懈益虔，深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勤，來徵予文為記，俾嗣葺之，以致悠久。

予游宦南京二十年，今始納祿而歸，州里之事皆若無聞知，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，談昌公之制行甚峻，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聽公護戒絕謹，因不讓而為之言曰：佛之妙法，如芬陀利華。雖生於水，不着於水，清淨自然，無所染污。故契經有云，於身無所取，於修無所著，於法無所住，所以然者，蓋恐墮於有漏之因也。然而根有勝劣，功有偏圓，未可一軌齊之。初機之士，必假法像以攝□竊執，積久馴熟，至於心法兩忘，始為得之，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為非也。從有漏以至無漏，法門次第，豈不粲然可徵者乎？昌公之建立於初，栖禪靜寂，洞徹心源，談笑去來，曾無留礙，此又非明效大驗乎？嗣守之者，宜鑑昌公之所證，毋廢其舊規，毋隳其成事，缺則補而葺之，弊則更而新之，庶幾不墜前人之志，可以入菩提之門，而超煩惱之海矣乎！

昔我大雄世尊，以聖賢天人修行住處，付囑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，分布守護，故凡佛刹之所營創，幽明之際，必有尸之者矣，豈曰偶然之故哉？不惟僧伽之徒，當繼承惟謹，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，多寶長者，亦思因果之不昧，相與護持之，使其永勿壞可也。是為記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佐佑」，嚴本作「左右」。

故上虞魏君妻馮夫人墓志銘

上虞魏君道全既喪其妻夫人，哀悼不置，乃自撫羣行，為書一通，遣其子倫來浦陽江上，徵予述隧道之銘。嗚呼！夫婦為五倫之始，生則愛恤，歿又能致思而圖其不朽，庸非盡其道者邪？是可銘已。

夫人諱淑貞，姓馮氏，越之餘姚人。父諱伯玉，熙行素洽於鄉。娶魏氏，生三女子，夫人其季也。賦資柔慤，父母尤所鍾愛，非簪纓之家不行。時魏君之父諱壽康，實唐文貞公徵二十四世孫，又以貴雄于時，書詩俎豆之習，翕然播于儒林間。文獻黃公潛，內翰柳公貫，著作李公孝光咸相與過從，醢酒賦詩，至浹日始去。其子弟彬彬雅馴，亦重為昏姻，未嘗輕就，聞馮氏有賢女，乃以禮聘歸之。夫人既至，孝事尊章如孝親，友娣姒如女兄弟，敬夫如見大賓，匡補贊助，無所不致其情。臨諸子如嚴師，一動一靜，悉規之以準繩，不使尺寸踰越。夫人雖生貴富家，自幼不樂紛華靡麗之飾，澹然能自安，年踰五十，猶服勤絲枲不衰。馭僮人媵女亦各有法，恩義並至，退無後言者。閭里貧窶之人，苟有稱貸，多不責其償。月旦之評，謂夫人嚴而能恭，儉而能惠，信不誣矣！生四子：長泰，次倫，以才學推擇為中書宣使，轉補直省舍人；次樟，蚤夭；次良。夫人生於元延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，卒於國朝洪武九年四月十六日，享年六

十有三。明年十二月十七日，葬於縣北四十五里伏虎山之原，禮也。

嗚呼！自古以來，公侯卿大夫，下逮士庶人家，無不資內助以為治，所以順陰陽，辨內外，一上下也。傳記之所載，蓋班班可考不誣。後世此義或乖，遂致巧言如簧，而黷倫害政，反為家禍，君子每為之慨焉永嘆。有若魏君，名閼之後，防範固有異於人，亦由夫人左右之力為多。予甚嘉其行，特製銘辭，被諸金石，以厲世之為人婦者。銘曰：

夫人之行貞而醇，相家有道惟孝勤。劬劬色養先見聞，惟此以達和氣殷。秩然有序天則均，服循組紃忘明燠。素紃視作錦繡文，如此儉德久且馴。陽陰順軌榮光臻，死生有如晝夜輪。聞之孰不心酸辛！青山鬱盤類虎蹲，松柏丸丸夾墓門。護此靈魄千載存，後人慎勿摧為薪。

芝園後集卷第二

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

洪武元年夏六月二十七日，杭之顯慈集慶教寺原璞法師滅度於京城大天界寺。父母所生四十六年，在菩提位中二十八夏。其上首弟子住持圓覺、一印、昇元、克勤等，以某年月日，奉舍利靈骨歸窆於郡之龍井辯才塔南，遵像法也。後七年，克勤奉詔往使日本，上嘉其不辱命，俾反初服，列官于朝。濂時待罪禁林，克勤數以法師塔銘為屬，未幾，克勤出鎮方嶽，承宣山西，瀕行，又復諄諄言之。繼而一印結集白業，成書千餘言，遣使者申言之。於戲！台衡之學，佛法之大宗，有若法師，乃中流之舟楫，觀化而往，銘其可不造邪？不造何以為訓邪？

法師諱士璋，原璞其字也。受生於海寧王氏。伏犀貫頂，目光炯炯射人。自幼即決去羶葷弗御，即御，輒嘔逆不能勝。唯日取天竺書習讀之，鄰寺僧伽競曰：「此釋氏種也。盍以乞我？」其父某怒曰：「吾兒非若倫也。」俾投城東太平興國傳法寺，服五戒服。其師某，與翰林待制柳公貫游。公嘗憩止寺中，親授法師儒家羣經，為正句投〔一〕，敷繹旨要。法師聞之，有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。年一十九，始除鬚髮，着僧伽梨。尋稟持犯於某師。時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，自四明延慶，遷主武林上天竺觀音

教寺。大師諱本無，字我庵，佛海法師湛堂澄公之嫡子，令譽隆洽，一時名浮圖爭擁輪下。法師將擔簏趨之，忽夢游寶所，大乘菩薩教之互跪作禮，口唱懺辭，覺而思之，乃普賢淨行品偶文也。法師以為祥瑞。佛護一見，果刮目相視，凡天台大小部書，以次環授之，志慮專一，飢則親狎釜鬻，以事烹飪，一飽而止，寒暑晝夜，若不知切身。佛護如三吳，俾法師遷丈室之西，以便飲食。逮還，見白煙一抹，起其寢所，則自爨猶故也。佛護陰鑒其勤，以遠大期之。佛護之門人曰天心瑩，素高亢，不服人，亦歆豔法師之行，約共燈火，磨切詰難，極於毫絲，餘子皆望風而畏，稱為雙壁。佛護既示寂，東溟日公來補其處，大演《摩訶止觀》，陶冶生徒。夏中集讀，選法師為之開科，譬陟彼山顛，仟陌溝遂，雖詰曲鉤聯，粲然辨數，聽者心地朗融，如飲甘露。東溟性嚴毅而寡許可，為之喜動顏色。遂命其司賓，繼陞領懺摩事，纓綬之士，皆願與法師交，聲華由此日重。元至正十三年，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真教寺。棲真與南天竺演福鄉，古稱教海，而大用才公，絕宗繼公二三大（一）長老皆在焉。法師猶以學之未足，時往叩其所未至。凡部味教觀之奧，偏圓本迹之微，疇昔有疑而未徹者，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喻之。法師彈指嘆曰：「佛法教藏，渺如煙海，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使。吾自畫而不加進，其能免於專門寡陋乎？」二十年，移住旌德教寺。

元季兵亂，人多為自藏計。法師縛心寺事，不以世相為累，彰善癉惡，風采為之改觀。日納清淨之衆，共講諸經玄疏，銷文人相，洪纖弗遺，才辯清發，言與理冥，往往推為義中之虎，大方自是益歛衽矣。皇明龍興，當建元洪武之初，三宗以今寺主席尚虛，白於李曹公。文忠公時戍杭，遂從所請。法師提唱

接引，如旌德時，有過無弗及焉。未幾，中書被旨，俾浙水西五府浮屠道流，共覽京城，立善世院以統僧尼，同將作監交董其役。時方內附，相視莫知所為。法師獨出方略，具有條序，十萬之衆，多倣之以集事。不幸報緣已盡，竟入涅槃，緇素翕然嗟惜之。

法師器局瀟灑，論議慷慨，據直道行，不樂俯徇流俗，意氣膈合，即出肺肝相示，否則白眼怒視。俊父來依，推食解衣以遇之，不計蓋藏有無。然精練世故，勇於有為，棲賢敝陋，殿堂門序為之一新。旌德籍券久不白，乃為鉤稽欺隱，使有文可覆，暴橫之徒，束手待命，始免捧漏沃焦之患。每懲諸剝樹徒植黨，而為怨尤之府，誓不難度弟子，私建退休之室，終身踐其言弗渝。初法師受經佛護，歷職東溟，佛護既歿，或者微以為諷，法師笑曰：「丈夫制行，當以義為斷，豈可隨世浮沉哉！」終嗣佛護。法師所著書多未脫藁，詩文有別錄若干卷。嗣法而出世者，昇元、圓覺之外，曰某曰某，共若干人云。

嗚呼！圓頓法門，實般若之樞機，奈何傳失其宗，指真心而名境，認理性以為總，論心有具造而遺於色，似此之類，紊亂真乘，法智一起而麾之，然後天台之道復盛。曾未六傳，習者流於知解之說，務新騁奇，頗駸駸近於山外，慈辨再起而正之，然後法智之教益明，擔負大法之任者，其所繫蓋甚重也。近代以來，佛海以純慤之質，一以法智為師，最號能守家法者。故其授受真切，出其門者，咸赫然發聞于時。法師乃其嫡孫，其行解似無讓於前人，孰不望其大振玄風！而世壽僅僅若此，銘以昭之，一以傷斯道，一以勉來裔云。銘曰：

天台之學空假中，一心三觀乃其宗。如火聚光彤彤，五金遇之無不鎔。查滓渾化內外紅，佛海拔

起建寶幢。摩尼徧照天南東，人其室者瞻力雄。披精進鎧手挾弓，一戰欲使魔軍降。誰為嫡胤躡狐踪，伏犀貫腦冰剪瞳。震旦羣書貯心胸，一朝易轍梵夾攻。日狎井竈劬厥躬，白煙上出橫晴虹。五章四釋昭厥矚，事理即具靡弗同。肯綮一中萬里融，行解雙至方建功。三鎮名山黑白從，龍興致雲虎嘯風。輪下瓶錫無地容，法水灌頂障執通。亭亭淨植青芙蓉，似此良師不易逢。火風分散報緣終，水月鏡像索還空。作銘者濂碑則豐，千百億劫鎮幽宮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句投」，胡本、嚴本作「句讀」。

〔二〕「二三大長老」，原作「二大三大長老」，據胡本乙改。

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

大雄氏五時說法，至於《法華》，方暢出世本懷。自鳩摩羅什翻譯東傳震旦，而諸師消釋者，鮮得其樞要。或主一音四相之談，或徇四時六宗之教，各號專門，務相摩軋，甚至南三而北七，異言喧騰，而莫之適從矣。惟我天台尊者，丕闡前修三觀之說，約法華悟門，弘演自行因果化他〔一〕能所宗旨，白日正當中天，而螢燭雖多，隱而弗見，所以尊勝偉特，絕非他宗所可及，二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，此濂於銘普福法師之塔，不得不推原其始而盛言之也。

師諱弘濟，字同舟，一字天岸，生姚氏族。世為會稽餘姚人。父某早亡。師從同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，滿公其從父也。師駿發絕倫，或授《法華經》，輒能記憶。年十六，受度為大僧，日持四分律，跣步之間，不敢違越繩尺。已而嘆曰：「戒固不可緩，積教乘以資行解，其又可從乎？」於是往鄞，依半山全公，讀天台之書，久之，悉通其玄義。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，聚精會神，存誠不貳，髣髴於觀定中觀尊者，昇以犀角如意。自是談辨日增，河懸泉湧，而了無留礙。當是時，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，越溪澄公主武林之演福，法幢雙峙，光焰鏘鏘，照映大江之南，皆延師分座說法。而越溪愛師尤篤，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，要其終始而折之，師因義觀圓融，觸目皆洞然矣。泰定元年，開法於萬壽圓覺寺，浙河左右傑偉之士，奔走其室，唯恐後之，議者謂倡佛海之道，以播芳猷，實自師始。

明年，鹽官海岸崩，民朝夕惴惴，恐為魚鱉。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驪甚憂之。祈禱觀音大士於上天竺，仍請師親履其地，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日夜。師冥心觀想，取海沙詛之，親帥其徒，遍擲其處，凡足跡所及，岸為不崩，人咸異之。天曆元年，升主顯慈、集慶寺。二寺皆杭之名刹，師處之泊然。集慶適當歲儉，遂退處別室，蘇人競欲致師，以幣來聘，住大德萬壽寺。一座不移，閱六寒暑，而小子之有造者為多。重紀至元之五年，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。圓通久廢之餘，鐘魚絕響。師曰：「此父母邦也，吾何避焉？」欣然東歸，闢齋館，乞糗糧，攝授徒侶多至數百人，寺為中興。歷四載，還隱寶集，專修西方念佛三昧，當會心處，不知念而非念，非念而念也。至正七年，壽八十矣。錢唐諸名山，以耆舊凋謝，唯師一人巋然如魯之靈光，又以大普福寺起之，師堅卧不應，門人法航進曰：「和上自為計固善矣，其如斯道